

歌声飞扬

◎陶建明

暑假即将来临,南通市老年大学各班级正在对这学期学习成果进行展示。我们声乐一年级二班更是热闹非凡,歌声飞扬,唱出了浓厚的师生情。

我们的费老师是师范音乐专业毕业,一直从事音乐教学,经验丰富,桃李满天下,曾被评为市艺术教育先进个人、师德标兵、爱生模范,退休后应聘为市老年大学音乐老师。她中等偏高的个头,说起话来和颜悦色,戴一副淡红色宽框架大眼镜,给人以文雅温柔的感觉。然而,她弹起琴来宛如指挥战斗的将军,在琴键上舞动着双手,十分投入而用力,十个手指协调配合、运用自如,身子也跟着前后摆动,高潮处头也不停地晃动。

费老师将我们这些银发学员视如兄弟姐妹,充满关爱之情。全班60多人,大多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,基础参差不齐,有的人对乐理知识一窍不通。她从基础知识教起,教大家如何发声,防止“大白噪”,从a、o、e练起,要求唱时颤骨、嘴角向上提拉,使声音变高、好听,还不费劲。她教大家如何用气,让每人拿出一张纸巾,放在嘴前吹气,看飘动的情形;体会肚子动感,找用力运气的感觉。她还让大家闭嘴打嘟噜,练气息爆发力;打哈欠,练低音衔接等。她每次上课先用几分钟领大家练习这些基本功,夯实基础。

费老师针对老年人的特点,讲究方式方法,提高教学成效。如老年人中气不足,特别是高音唱不上去,她就建议把调调低;而有的歌曲调太低,她又建议把调上调,让大家易学好唱。她还掌握学员们的喜好,既选教材上的歌曲,也选时下流行、大家喜闻乐见的歌曲,激起我们的学唱热情。

费老师教学严格,对银发学员也不放松要求。每首歌学后,她让大家反复吟唱以牢固掌握。俗话说: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。于是,她就以横排或纵排的学员为组,有的三五人,有的十多人,一起上台,随着她的琴声练唱。她会点评,不行还得重唱。学员轮流上台,也轮流得到休息;可费老师琴声、点评不停,始终在工作。一次,练习男女声二重唱歌曲《梅花赋》,我们几个男生围着钢琴反复练,勉强过关,由于女生接下来还要练习,男生就到教室外练唱。我们一丝不苟地唱着,树上的鸟儿“叽叽”鸣叫,不知是在为我们伴奏,还是在笑话我们歌声生涩。

课间歇息10分钟,而我们依然争分夺秒。有的围着老师请教唱技,有的抓紧时间独自练,比如褚同学为演唱好《世界赠予我的》这首歌,反复打磨。课间每当琴声响起,室外的学员就像听到集结号的士兵,立即精神抖擞回到座位。

在汇报表演时,教室里歌声飞扬,掌声阵阵。这歌声唱出银发学员对新时代祖国建设和幸福生活的赞美,唱出对老师高效优质教学的真诚赞扬。这掌声是对表演者的肯定与祝贺,更是对老师辛勤付出的一种感谢!



我也拍苏超
◎子穆

看脸色

◎马亚伟

吃饭的时候,父亲的筷子刚要伸向一盘红烧肉,瞥见我在看他,立即把伸出去的筷子缩了回去。因为父亲血压高,医生不让吃肥肉,而他又非常喜欢吃,我只好限制他每餐吃两块。他要夹第三块红烧肉的时候,被我的眼神吓住了。

父亲的神色中有愧,有失落,面部表情似乎有些可怜,让我的鼻子酸酸的。不知什么时候,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。我想起小时候,母亲做了好吃的,还未上桌,我都会偷偷用手从盘子里抓一点来吃。有一次,我正要偷吃,隐约感觉父亲就站在我身后。我一回头,看到父亲的眼神,吓得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。如今,同样的一幕上演了,不过角色颠倒了,轮到父亲看我的脸色了。亲情关系总是如此轮回。只是童年时的一幕是喜剧色彩的,最终以父亲绷不住的笑容结束,我观察到父亲脸色变好,立即壮着胆子把手伸向盘子。而如今的一幕,怎么都觉得有些苍凉。父亲看到我的脸色,不情愿地把筷子缩回去。父女两个人都没说什么,但这种

无声交流的气氛颇有些尴尬甚至哀伤。

母亲也是一样,总是看我的脸色。我给她买衣服,口口声声说:“你喜欢啥样的就买啥样的!”可是,当母亲穿上一件我觉得非常老土的上衣后,我眉头一皱,她就果断脱下衣服说:“这件不好看,不买了。”直到母亲试穿了衣服,我眼中流露出欣赏之光,她才会买下。每次,母亲买下的衣服都是我觉得好看的,但不一定是她最喜欢的。

父母跟我一起生活,我告诉他们,早晨起床后,要先开窗子通风。那天早上,他们起床后忘了开窗子。我走进他们的房间,眼睛只朝窗子看了一眼,父亲立即起身,把窗子打开。母亲还不忘在我面前责怪他:“你后起床的,又忘了开窗通风,真是越老越忘性大!”父亲嘿嘿地笑着说:“你也有忘了的时候嘛,下次可得长点心。”他们虽然是说说笑笑的口气,但我却觉得有些伤怀。父母竟然开始看我的脸色了。

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:“如果有一天父母开始看你的脸色了,说明他们真的老了。”果真是如

此,父母老了,不再有往日的威严和威风,他们变得胆小了,甚至有些战战兢兢。我觉得,父母看我的脸色,是怕我总是搬出一番道理来给他们讲。我不让父亲多吃肥肉是出于他的健康考虑,不让母亲穿土气的衣服是想让她打扮得漂亮点,让他们早晨开窗通风为的是让室内换上新鲜空气……我小的时候他们给我讲道理,现在轮到我给他们讲道理了。我还觉得,父母看我的脸色有讨好我的色彩。他们希望我高兴,希望我不要因为他们生气。有时候,我都能看出他们讨好的眼神。

人老了,心态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改变吧。父母变得敏感又有些脆弱,他们在乎儿女的脸色,希望每时每刻都能讨得儿女欢心。既然如此,我们做儿女的,一定要提醒自己,时刻给他们一个好脸色,不要让他们产生更大的心理负担。孔子说,色难,意思是不给父母脸色看很难做到。有时候,我们在父母面前没有好脸色,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上父母最包容儿女。他们越包容,儿女就越无所顾忌,这是多么不应该啊!

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,我要时刻牢记,给父母好脸色是最大的孝。

难忘南通港

◎阿祥

南通港,对老南通人来讲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如今客运码头早已停用,但它的影像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南通港的客货两用码头应该是1961年年初建成的,它是苏北地区旅客到达长江沿线港口城市的主要枢纽。1964年末,我应征入伍就是从南通港码头乘船出去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,南通港的年客运流量迅猛增至四百多万人次,进入了黄金时期,热闹非凡。

1970年,我从部队退役被分配在南京工作,每次回家探亲,也都是经南通港后乘长途汽车回家的。1974年,我调到南通工作后,分到的住房是南通港紧靠车站码头的两小间平房。

我结婚后的十来年一直是两地分居的,有了住房后,我把爱人和孩子一起接来住。虽然房屋小了一点,但我们能住在一起就感到很幸福了。我爱人原在一单位做零工,后因身体不好,只能在家歇着。那时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学,全家四个人全靠我微薄的工资过日子,生活确实很艰苦。后来在单位领导和南通港相关部门的照顾下,爱人在候船室门口设了个小摊,出售茶水(小杯每杯一分,大杯每杯两分)、粥(一小碗一角)、洗脸水(一盆五分),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能休息,结账时能数到2至3元的硬币就很开心了。

那时南通港还有许多贩鸡、贩蛋的农民,他们乘船去上海,得先把车子寄到车辆寄存处,但车多寄不

下。我们让他们把寄不下的车子寄到我家里,最后家里也寄满了,我就把车子放在外边场地上,用铁丝把它们串起来,上边罩上防雨布,一辆车一昼夜只收一角钱,但每晚要起来3至4次取车。最忙时,我还请乡下的父母来帮忙呢。我儿子每逢节假日还弄些小人书借给旅客看,每本收两分钱。每年春节,孩子们就在门口卖年画,尽管卖不了几个钱,但总算也有个收入。所以再苦再累,大家的心里还是感到很开心的。

随着国家的发展,我爱人和两个孩子的户籍也转到了市区,后来他们在市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。我们也离开了南通港。

南通港最兴旺时期,我们在那里服务了旅客,也为了生存而没日没夜地工作。那段经历让我们终生难忘。